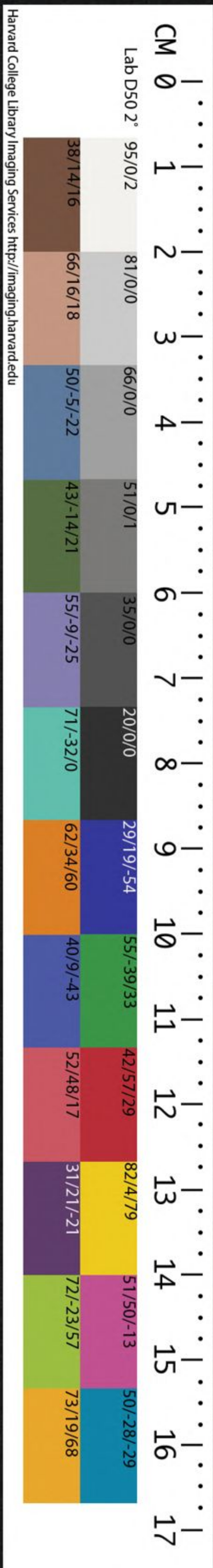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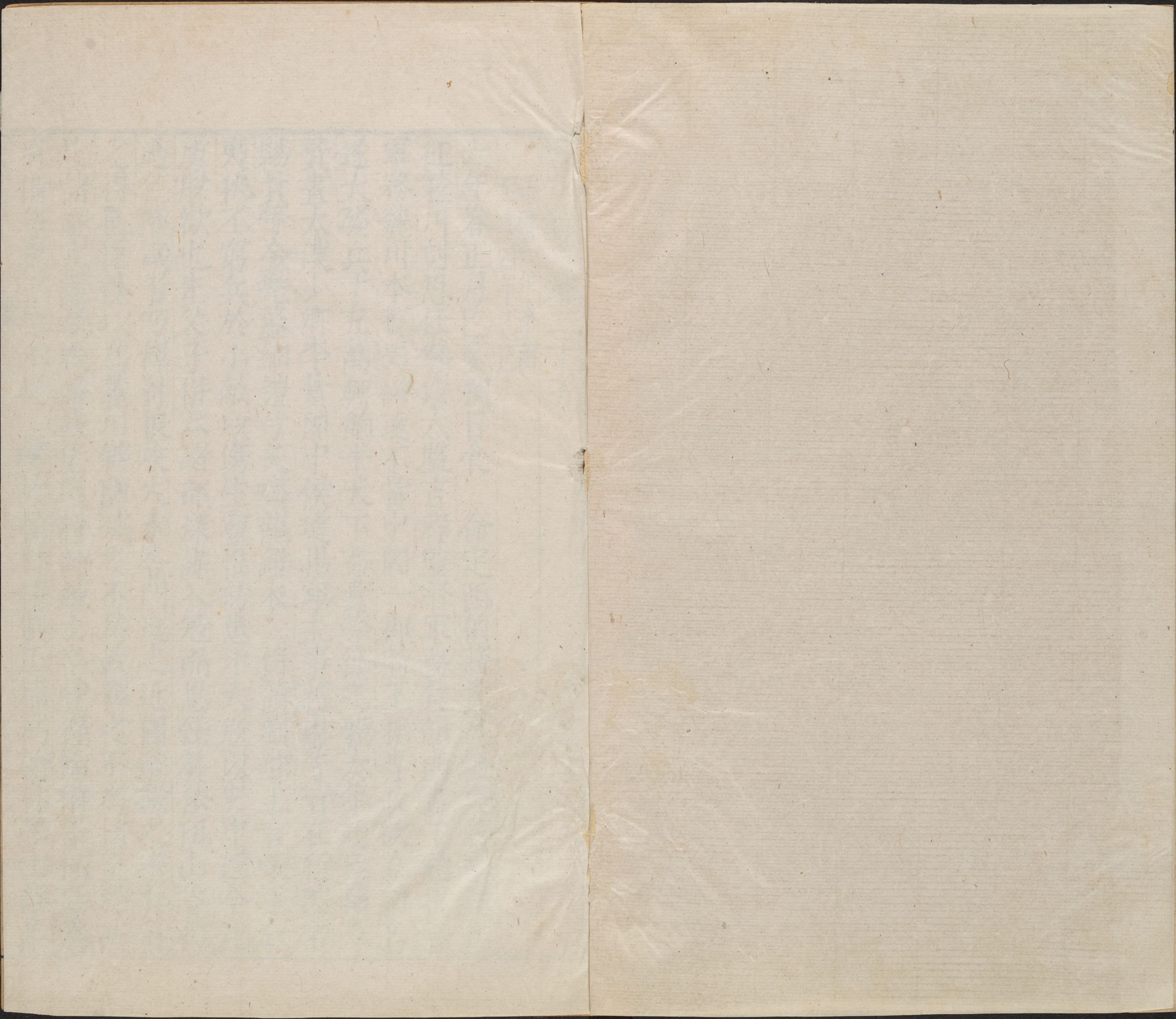


T2720/4100(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憲章錄卷第二十五

正統六年辛酉  
至十四年己巳

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食 命定西伯蔣貴為征夷將軍總兵  
征麓川討思任發以太監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  
軍務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時王振專政欲立功名  
遂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命貴等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  
贊畫太僕少卿李蕢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  
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 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  
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于大寇以安中國今北  
虜朕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  
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  
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至於西  
北諸邊宜謹烽堠脩役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為  
有備無患王振不從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為翰林學士謚忠

全宋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文先是建文中嘗贈禱學士謚文節未樂初允建文之政悉皆革去無復敢稱其贈謚者至是義烏丞劉傑復請于朝乞加卹典乃有是命 二月 以僉都御史王翱鎮守陝西 大學士揚溥乞歸省墓尋還朝 三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陳智兒王文為右都御史 秋七月丙申朔日食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脩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及乾清坤寧二宮成 十一月 定都北京 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 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未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永制 右副都御史吳訥乞致仕許之訥蘇州常熟人自幼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未樂末舉醫士至南京仁宗監國以楊士奇薦命教功臣 拜監察御史 歷陞副都御史懇乞致仕還家杜門著述 學周忱

江南見其宅隘欲為創第于城中訥曰訥素 華靡不喜市何敢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忱乃止 王驥等討麓川大破之思任發遁去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也驥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韋郎羅走安南傳檄入安南追之安南人斬其首來獻 閏十一月 以李時勉為國子祭酒 十二月 普花可汗及也先遣人貢馬 七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上親策會試中式舉人一百五十人賜進士是科有所建立者呂原項忠程信韓雍姚夔 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璉為禮部右侍郎揚寧為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 命南京造遮洋船三百五十艘給官軍由海道運糧赴薊州諸倉 命右僉都御史王翱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守將屢失機勅翱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翱至詰責玩寇失機故將初欲斬之因其叩頭祈免且未受已約束姑令戴罪立功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

抵開原築牆垣濬溝塹五百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措置糧餉邊用充足人樂於戰守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中山東武城人初以國子生授大寧都司經歷以靖難功累遷至尚書封荏平伯謚榮

襄 秋七月 以大理寺卿王文為右都御史 以兵科都給事中王永和為工部右侍郎永和初由教官簡任兵科時方營

建諸司解署役繁事殷廷臣多舉永和遂超擢焉 始置戶部太倉庫 吏部尚書郭璉罷都御史王文疏其貪墨故罷之

以禮部左侍郎王直為吏部尚書 八月 以僉都御史魯穆巡視江南 九月 冬十月 太皇太后張氏崩謚誠孝昭皇

后 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舉者楊士奇對曰有一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

命史官脩其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太后領之 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收其片言隻字者論死乞弛其 文辭不係國

用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 九月 王文起復

都御史陳鑑致仕尋卒鑑吳人先鎮守陝西十餘年有惠政陝人尸祝之 以蕭維禎羅通為左右都御史 召薛瑄為大理

寺卿時有太監金英奉使至南京還南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英資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唯薛卿耳君子謂至誠

動物瑄固有之而英亦可謂公於觀人也孰謂中官盡無人哉 冬十月 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遣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兗州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

阻先後遣工書石璞侍郎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有

貞先名程以倡南還之議為太監金英所鄙遂累被薦不允乃為陳循推箕星命侑以王帶一束謁循曰程推公命王帶當至

矣故敢以獻循納之遂教之曰汝當更名無使內家習知庶朝

廷忘前議而薦可允也乃更名有貞至是遂舉治河有貞奉命  
循行度地行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濬漕渠凡四百餘里歷  
三載始訖工有貞又求循舉入閣不得因卿之 召總督兩廣  
軍務左都御史王翺還為吏部尚書以副都御史馬昂總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時何文淵既去朝廷以王直年老思得剛明  
果斷者以協助之乃召翺 十一月 皇太子見濟卒 虜寇  
遼東 十二月 瓦剌諸酋並遣人貢馬 甲戌  
五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遣平江侯陳豫學士江淵撫安  
山東河南尋召還 積雪恒陰詔求直言 二月 會試天下  
舉人 三月 殿試賜進士三百四十九人得張寧內丘濬何  
喬新楊瑄耿裕鄧廷瓚皆以功名顯 夏四月朔日食 新建  
隆興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夙駕除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  
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學海內之士聞之快觀今又乘儒  
術而重佛教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 垂範後世者

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王佑皆忌邪小人首趨媚之路百計  
效勤極盡諂媚之態自是舉朝比目以翁父稱振禧等又宣言於  
衆曰吾輩不進見致礼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益懼皆具金銀幣  
帛進見自此遂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後百執事及在  
外方面皆行之當朝覲日郡邑庶職无不進見有致千金者一  
時以廉者為拙貪者文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  
如水去隄防勢不可止矣 王佑貌美无鬚媚事王振振甚眷  
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尔何无鬚佑對曰老翁无鬚兒子豈敢  
有鬚時聞之間巷傳笑 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於楊  
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時瑄為山東提學僉事乃  
召為大理少卿瑄至京士奇謂瑄宜詣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  
朝拜恩私門邪後遇諸塗瑄復不礼振滋不悅會有五官病死  
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  
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寃屢駁還之都御史王文誦事振諧

之振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請廷鞫竟坐瑄死罪下獄  
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至復奏將決  
家人乞代死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  
國子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  
南畿巡撫周忱時亦在京謁振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以意  
忱詣敬宗達之敬宗不從曰吾為人師表而可求謁中官忱乃  
謂振曰陳祭酒書法極高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  
矣振然之乃遣文綺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  
禮幣竟不往見於是士夫之賢者稱其風節云 追封元儒吳  
澄為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冊立皇后錢氏 刺太師  
順寧王脫歡死子也先嗣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浸強  
盛至此先蓋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矣 召巡撫陝西右  
都御史陳鑑掌院事以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鑑蘇州吳縣  
人忠厚端謹寬平簡易鎮陝十餘年雨暘<sub>寺</sub> 年穀屢登民觀

愛之真如父母每出行皆頂香迎候爭為扶掖雖禁之不息也  
及鑑去民多圖其像瘞之如神及文代之欲懲其寬而濟之以  
猛民陽畏而陰實怨之年歲洊饑邊事日擾非復昔時之氣象  
矣吳人稱鑑父孟王平居好善一夕夢神告曰吾降生為而子  
以大而門遂生鑑豈因陝之異政而附會之與抑理或然也  
五月 陞王翺為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 畿內旱蝗  
六月甲申朔日食 翰林侍講劉球下錦衣獄初球以災異  
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至是編脩董璘自  
陳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為璘地并逮  
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  
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  
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  
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  
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之球

死乃以血裙為襯歸塋小校本盧氏人與耿九疇為鄉鄰九疇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見九疇視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乃頓異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理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悔恨不以未幾果死馬順子亦於任疾代球數順罪一時謂為球所憑云 秋七月 王振惡祭酒李時勉守正誣搆傾擠傳旨荷枷國學門諸生石大用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者數千人命釋之遂乞致仕去諸生涕泣送者塞途京師為之罷市 八月 致仕國子祭酒胡儼卒年八十三儼字若思南昌人洪武二十年鄉舉明年中乙榜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立師道以學行率諸生內艱服闋改長垣薦知桐城入為翰林檢討直內閣歷諭德祭酒掌翰林院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家居

沉潜理學充養日粹晚年益有得云 九月 倭寇浙江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 冬十月 徙封鄭靖王於懷慶 楊士奇子楊稷毆死人命數多逮繫法師至是審實斬之士奇以疾在告御劄慰之曰卿歷事祖宗以及朕躬啓沃彌贊勞勩寔多比卿以疾違朕左右者數月朕心拳拳惟子卿垂家訓千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勉進藥食早圖康復以副注望士奇感泣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 宣德故后靜慈仙師 胡氏卒 十二月

九年春正月 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太學日就廢弛佛寺時復脩建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脩舉太學以示養賢及民之意從之至是太學成 上臨視祇謁先聖行釋奠禮京師翕然快觀 二月 陞曹鼐為翰林學士 三月 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



平生薦達士類有古大臣之風而溺愛不明釀成子惡馳憲榮  
寵老不知止君子惜之 夏四月 命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  
辦事 大旱遣官請雨于嶽鎮海濱 五月 以刑部侍郎楊  
寧參贊雲南軍務 六月 秋七月 兀良哈入寇成國公朱  
勇率諸軍分道出塞擊之 閏七月 浙西大水 八月 九  
月 冬十月丙午朔日食 十一月 十二月  
十年春正月 宴天下來朝賢能官布政丁鑑等于禮部先是  
刑科給事中鮑輝言天下各官來朝乞勅吏禮二部詢訪有廉  
能著稱治行超卓者禮部官引赴御前面獎勸賞吏部具錄姓  
名待其考滿舉薦擢用 上從之至是會舉司府州縣官于鑑  
等賜以勅諭宴于禮部 按此實勸賢盛典祖宗朝間一行之  
迨後遂為故事凡復任者通給勅諭無復旌別而淑慝混淆矣  
二月 三月 廷試舉人賜商輅周洪謨等進士一百五十  
人因得葉盛 五論書成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 六月  
人因得葉盛 五論書成 夏四月朔日食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冬十月 進學士曹鸞吏部左侍郎  
陳循戶部左侍郎馬愉禮部左侍郎苗衷兵部左侍郎高穀工  
部左侍郎並兼講讀學士直文淵閣 以翰林學士錢習禮為  
禮部右侍郎 命禮部侍郎王英代祀南鎮時浙江台寧等府  
久旱民遭疾疫故遣英齋香幣往祀之 十一月 十二月  
右都御史王文鎮守陝西 是年刑部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  
淮安十二郡

十一年春正月 二月 三月 太師英國公張輔等奏議國  
子監聽講輔等偕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  
諳經典願賜假詣國子監聽講上許之命以是月三日往祭酒  
李時勉命諸生講五經各一章講畢設燕諸侯伯皆列坐惟輔  
與時勉抗禮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薄暮始散 降巡撫河南山  
西兵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少卿謙巡撫兩省十餘年上章舉叅  
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忤王振意嫉言官劾其擅舉自代之罪

降職罷巡撫兩省之民萬餘赴闕乞留乃復命以少卿巡撫

夏四月朔日食 委寇游西 五月 六月 秋七月 少師

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謚文定

按洪武中懲胡惟庸之專權生亂遂罷丞相而分任六卿立

革俾永不得設丞相如謀臣慮至深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屬

於吏部各相黔制其防尤密自三楊入閣以乃少師尚書兼大

學士官尊於六卿而口啣天憲自是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

實矣故中外皆稱之曰宰相云 八月 吏部尚書王直侍郎

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柰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

署吏部事 九月 以鄭瑩為兵部尚書 冬十月 閱武于

近郊 十一月 命襄城伯李隆帥師巡邊 十二月 召楊

寧還以侍郎侯璉參贊雲南軍

東 年春正月 詔選翰林院講讀以下官十人入東閣習制

與選者侍讀江淵裴論侍講杜寧謝璉王王脩

劉儼商輅編脩陳文呂原李紹劉俊仍命侍經筵 二月 祭酒

李時勉乞致仕許之 以蕭鎡為國子監祭酒 巡撫宣大都

御史羅亨信上言虜酋也先專侯釁端以圖入寇宜預於直北

要害會置城衛備之議者寢不行時參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

七縣之民二丁取一為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

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饑薄若如所言事絕

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

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復于謙兵部右侍郎理部

事先是謙丁父喪詔起復累疏乞終制不允遣行人汪琰諭祭

營壘事畢還朝陛見遂復前職留京既而復聞母喪朝廷以邊

事方殷仍命起復 三月 夏四月 閏四月 五月 進王

翱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 下霸州知州張需獄謫戍

邊需才長於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洎守霸見民游食者多每里

置簿列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紡績之具

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無游惰者不一年俱有恒產生理日滋蓋以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朝覲至京遂受旌典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牧馬者擾其民需笞之領牧者譖於王振捕之下獄箠楚幾死竟謫戍邊 按張需之政雖古之循良不是過也使天下之為郡縣者皆若此則海內富庶而三代之治不難復矣有臣如需正宜如漢法褒表選為公卿以勵其餘顧為王振摧沮其殆斯民之不幸而國家之否運也 六月 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 秋七月 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榮澤入淮工部尚書石璞治之 八月朔日食 九月 禮部侍郎兼侍講學士馬愉卒 冬十月 浙東葉宗留反 十一月 十二月 襄城伯李隆卒

十三年春正月 二月朔日食 三月 殿試禮部中式舉人

岳正等一百五十人賜彭時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岳正一甲第三又得王恕劉珏夏寅陳俊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埃旦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掌錦衣衛尋 上是之 命內閣選進士為庶吉士止選北方及四川人而萬安遂與其列 夏四月 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僭稱閩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令鄉村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設總小甲充率之以防寇盜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總甲嘗佃人田例於輸租外餽田主以新米鷄鴨茂七始倡其民革之又以輸租於遠者令田主自運歸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於縣縣逮茂七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而殺予兵數人縣聞於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鬪殺傷殆盡遂行白馬軟血誓眾舉兵反別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餘萬人僭稱王號署官職八閩騷

憲章錄  
動詔遣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德新為左右  
叅將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初福建叅政朱彰交趾人  
結納中官侵漁銀以萬計餽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  
費驗戶科歛貧乏者甚為所迫不能聊生於是鄧茂七因人心  
搖動遂畜異志乘縣勾攝嘯聚窮民一呼而集旦夕數萬東南  
震動浙寇聞風而作若火燎原矣 五月 以侍郎薛希璉巡  
撫福建提督軍務 六月 以侍郎楊寧巡撫江西 秋七月  
處州賊葉宗留猖獗征閩都督陳詔遇之與戰不利敗死遣  
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河決滎陽東過開封  
城西南經陳留自亳入渦口又經家城至懷遠界入淮 八月  
以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 九月  
侍郎孫原貞鎮守浙江都御史軒輓為巡撫 冬十月 雲南  
思機發叛總督軍務靖遠伯王驥總兵都督宮聚副總兵張凱  
田禮帥師討之 宣府總兵楊洪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

尋總兵鎮守宣府 十一月 王驥兵至金沙江思機發堅柵  
以拒驥潛渡破賊柵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苦崖  
山等寨皆攻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遁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  
川千餘里自古中國兵無渡金沙江者至是深入夷酋皆震恐  
驥還詔增祿一百石 起復于謙為兵部左侍郎 張楷分兵  
討浙賊葉宗留副總兵陳榮戰歿楷進兵討閩賊 朝廷慮葉  
宗留與關寇合命御史朱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英榜諭協  
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慶  
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  
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遁去 十二月 已

十四年春正月 大發兵討閩寇先是陳詔既敗賊勢益熾遂  
圍延平汀州張楷奏請益兵乃命寧陽侯陳懋克總兵官保定  
伯梁瑋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  
將刑部尚書金濂叅贊軍務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

丁瑄紀功大發兵討之 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福建左叅政張瑛戰死瑛初知建寧府多善政進叅政仍掌府事至是茂七寇城瑛憤率兵拒戰陷陣而死 二月 鄧茂七寇延平劉聚禦之茂七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兒子伯孫為主 虜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人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璉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為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逋將士多死大事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饑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亂而有事雲南今我

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為音世道升降之幾無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三月 以監察御史韓雍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纔二十有八民情吏治素所諳練思威大著凡臨衆決事皆引經據律一時皆以為不及云 浙江僉事陶成招賊首葉宗留陳諫胡降之擢成按察副使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倏出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莫能為計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悔悟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 夏四月 王驥擒苗酋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 五月 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 湖廣苗反右都御史王來保定伯梁瑋率兵討之 六月 丙辰南京宮殿災是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及奉天華蓋二殿奉天諸門皆盡燬下詔赦天下 前少保大學士致仕黃淮卒

謚文簡 秋七月 熒惑入南斗 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  
 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警報時至王振不與大臣議勸駕親征  
 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祁王  
 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等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  
 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駙馬  
 都尉井源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悉令掠陣  
 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  
 振又欲進兵北行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踈虞  
 陷乘輿干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鶴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  
 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其有黑  
 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  
 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  
 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駕宜從紫荆

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 八月 辛酉上至土木壬戌我師敗  
 績車駕北狩先數日師過雞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  
 之勇無謀冒入鷓兒嶺虜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部尚書  
 鄺埜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為殿振怒曰爾腐儒安知兵事次  
 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  
 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  
 二丈無水虜見我營不行遣使持書通和召曹鶴草勅與和遣  
 二通事與虜使借往振急傳令移營南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  
 攻圍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  
 力以砍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踴藉死蔽野塞  
 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  
 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鶴張益而下數百人  
 皆死其幸免者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  
 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為虜人所得 虜酋也先奉上居伯顏帖

水兒營伯顏亦也先弟也 戊辰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段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車駕 己巳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御王權總萬幾於千門南面見百官啓事施行 辛未皇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御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 癸酉早朝九卿科道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成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屬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以內衆隨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摔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摔馬順首曰馬順平昔助王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衆爭毆之蹴踏分裂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蹠于庭衆共唾罵之衆競誼譁班行雜亂無

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蒞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 命籍王振家振宅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珍奇寶玉綺繡金銀凡十餘庫是日磔王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 虜擁上皇道宣府總

兵楊洪閉城門不出朝廷聞之逮洪繫詔獄 上既陷虜營也  
先憂欲謀害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虜人由是恐怖  
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為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  
字百斤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亦與  
彬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  
者亦隨 上至虜中汲水取薪備極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  
對云 庚辰皇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  
理萬幾岌岌王年長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議者亦以時方多故  
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弭禍亂於是文武群臣交章勸進擇日  
行禮 懿旨命翰林脩撰商輅彭時入內閣辦事 是月廣州  
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  
養者南海冲鶴堡人以強盜事露禁郡獄踰年所卧竹床潮生  
竹葉同禁者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設謀越獄出凡十九  
人先已潛通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群盜赴之者旬日

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輒為所敗城中困餓死者相  
籍製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為所破招誘愚民至十餘萬王清自  
高州引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奔  
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清蓋殲其軍賊  
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門降清罵賊而死蕭養既屢勝遂僭號  
改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百餘人 九月朔上在虜營也  
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  
百疋賜也先 癸未虜王即皇帝位遙尊上為太上皇帝詔赦  
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 也先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兵部  
尚書于謙言于帝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  
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  
宜急分遣官四散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  
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  
料內外局版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



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輩分授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內隨地安插毋為虜所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寇宜令在官人員悉詣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帝皆嘉納施行之

進陳循為戶部尚書高穀為工部尚書仍兼學士商輅彭時並進侍讀時以憂制去 擢邸府左長史儀銘為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為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為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倉都御史泮讀俞山為鴻臚寺丞楊輿為戶部郎中 時京師擾攘人心洶洶廷臣雖職居臺諫者亦莫敢昌言國是長洲練綱以知舉士歷事都察院上中興要務八條一曰謹天變二曰急先務三曰正軍法四曰布恩澤五曰廣言路六曰屏奸邪七曰公薦舉八曰察群吏援古証今大要謂中興與創業無異因敗為成轉禍為福惟在君心一轉移之間 帝命所司知之

擢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為副都御史分守居庸

荆等關 給事中程信薦薛瑄為大理寺丞分守北門 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今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民壯之設蓋肇於此云 命武清伯石亨總京師兵馬亨先協守萬全坐不枚乘輿械繫詔獄至是使戴罪總京營兵馬 冬十月朔上皇在虜營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原係胡種及土木之敗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嚮導奉上皇自紫荆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理自以為通曉天文倡言上占天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令人扶出 練綱復上勤王急務疏其畧曰虜勢猖獗非直要求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國富兵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俟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勒兵內向邀其歸路設有倡為和議緩於

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為奸臣宜即加誅以為衆戒帝  
閱悟命施行之且奇其才即授以浙江道監察御史 明日于  
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  
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  
於衆曰有以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  
議始決 時承平日久城外壩上等處倉場芻粟以數百萬計  
于謙聞虜迫於關遂分遣五城兵馬司縱火焚之一面奏聞或  
謂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資其糧餉宋  
時年駝岡之事可監矣衆皆是之 虜破紫荆關孫祥走死遂  
薄京城命于謙石亨等率師出德勝門守禦 虜焚長陵獻陵  
景陵 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石亨等與之戰殺傷  
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  
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  
為鴻臚寺卿出朝上皇復等至虜營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

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上皇  
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  
剽掠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策莫能支矣先  
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  
夾擊至是又請勅數道諭回回鞑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  
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致書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  
寇宜乘其孤軍合兵勦殺詔許之所致書為也先邏卒所獲既  
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及管神機營都  
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宵遁復以上皇北去脫脫  
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 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天  
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  
袁彬執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  
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

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釋揚洪于獄中使之自效洪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于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八十邀遠俘掠人萬計 先是郭登欲率所 兵并糾集忠義入援登者鞏昌侯郭子興之孫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擢都督僉事協守大同時我師屢衄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書閉人心瓦解有愛登者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眾創傳藥晝夜籌慮脩城繕兵以圖後舉既而虜侵京師登議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內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

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焉 尚書百璞鎮守宣府 都御史

沈固鎮守大同 都督王通守天壽山 僉都御史王竑守居

庸城昌平 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 平江伯陳豫守

臨清 改刑部侍郎江淵為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

機務 擢吏部侍郎何文淵為吏部尚書文淵初由温州知府

超陞刑部侍郎以病乞歸至是廷臣乞起之乃召為吏部侍郎

至京遂進尚書尋加太子太保 改戶部尚書周忱為工部尚

書仍巡撫南直隸時蘇松糧運不繼仍命忱巡撫添撥民運數

百萬石承造軍器數萬件皆鱗次發運未嘗愆期 十一月

虜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 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洪

昌平侯石亨進封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餘陞賞有差

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

師善於劫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

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朵顏之類多不過百餘

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  
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  
後衝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  
君父之難畧不為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寇猖獗人  
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  
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  
亦非忠勇之將也 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  
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為營不棄則六師  
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  
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无事而已其如陵寢郊社  
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為便從之  
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朝議復召宣府總兵  
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御  
史羅亨信不可仗劔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

衆始定城中老稚懼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  
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寧  
陽侯陳懋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執鄧伯孫誅之餘黨悉平先  
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  
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  
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  
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為  
書遺之許其自新謀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  
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  
寨伯孫就執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命都督同知董  
興總諸道兵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僉  
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 上皇比至小黃河蘇武廟老營伯  
顏帖木兒設帳迎駕進膳上壽 虜寇遼東提督都御史王翱  
等嚴兵禦之虜遁去 十二月 虜寇甘州提督都御史馬昂

收斂人畜悉入城堡簡精銳選騎射躬還甲冑出屯山隘以伺  
之虜聞遁去 尊皇太后孫氏為上聖皇太后尊生母吳氏為  
皇太后冊妃汪氏為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  
所生母也 追封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謚忠烈 命禮部右  
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無他材能以生員薦入  
翰林騰 宣廟實錄除內府審理至是以從龍恩驟進密勿悉  
改為南京禮部侍郎 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  
用馬匹照北直隸事例論糧分俵

憲章錄卷第二十六

景泰元年庚午  
至三年壬申

恭仁康定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 上皇在虜營寫表祝  
天行禮也先迎上皇幸其帳宰馬設宴 帝受朝免賀 彗星  
見 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  
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群臣懼謝罪  
繳納原奏事遂寢 御史練綱上時政五事皆一時安攘之計  
命下其章于所司 初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  
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  
祭酒蕭鎡侍講學士劉鉉諭德趙琬皆兼經筵官 內侍輩增  
下獄時增恃寵驕縱威勢日熾大臣有給武弁持賄賀其生日  
如往年王振故事都給事中林聰合科道上疏暴其罪惡且謂  
復起群邪趨媚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乞急治之不然必蹈  
覆轍帝覽疏命錦衣衛捕治尋釋之 都督汪全恃威晚勢縱

家人奪民田御史朱英等劾之詔責全歸其田于民 大學士  
彭時乞終繼母喪不許忤旨去 以副都御史軒輶鎮守浙江  
兼理鹽課 北虜入朔州大同守將郭登敗之於拷栳山初賊  
入境登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  
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  
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  
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率先諸軍繼之呼聲震  
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栳  
栳山斬首虜二百餘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  
聞賜勅褒美進封定襄伯食祿千一百石與世券 閏正月  
京師烈風晝晦 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兵出大同宣  
府尋召還 勅大理寺丞薛瑄總督松潘糧餉 二月 侍講  
劉定之抗疏言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政務凡政事有早朝未

及決者宜曰御便殿近臣侍于側大臣奏于前言官察其邪正  
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可否以求  
至當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遵而行之則剖決萬幾日益以  
熟審察百官日益以明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  
無事但以奏本進入擬旨批出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  
無由成也疏入不省 以邊圉事放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  
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自後納粟入監此其肇端云  
山西行都司天城衛令史賈斌上疏言漢桓帝權歸宦豎唐文  
宗受制家奴宋徽欽聽用閹寺皆馴致敗亡太上皇失位去國  
亦由此輩今皇上肇登寶位宜法高皇帝以為治事無大小必  
悉經宸斷闈人專備灑掃不許竊柄凡阿諛者必斥之端本澄  
源謹終如始則天下一新矣臣於歷代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與  
侍寵宦官撮其尤者錄成四卷名曰忠義集伏乞刊布臣僚必  
能觀感以興起其忠義之誠而宦者亦不得縱其姦宄之私矣

事下禮部尚書胡濙覆奏謂斌言雖有理然章皇帝御製臣鑑已行頒給足為勸戒所編不必刊布且言斌擅自離役發回原衛斌後莫究所終按洪武中馮堅以一典史言防制宦官事稱旨超擢僉都御史使斌遇其時當與馮堅同陞矣胡濙乃沮格之無非畏避宦官以為容身之地耳豈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哉進苗衷為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贈前侍講劉球為翰林學士謚忠愍球二子長鈇次鈇皆好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義顯白子可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鈇即舉是秋鄉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士鈇仕至叅政鈇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三月虜分道入寇兵部右侍郎俞綱直文淵閣尋出理部事孫原貞為兵部右侍郎叅贊浙江總兵都督李信軍

夏四月叛臣喜寧伏誅寧懷二心教也先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京上皇深惡之謂不誅寧還京未有期也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及是彬與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解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宣府叅將楊俊出與寧領書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虜失其嚮導稍稍厭兵矣都督董興等大破廣州賊黃蕭養誅之初楊信民為廣東叅議有惠政恩信素孚於民及為都御史巡撫至廣州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興等帥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公嚴軍令經清遠峽有曰魚入舟中軾曰昔武王伐紂有此徵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千餘艘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摧朽耳興從

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于河南岸軾以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師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封興海寧伯 吏部侍郎何文淵請罷貴州布政司不許 大同參將許貴請使虜議和不許 國子祭酒致仕李時勉卒年七十七謚文毅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庶吉士授刑部主事召脩書進翰林侍讀十年以言事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職洪熙宣德初累上疏觸怒下獄正統三年進學士陞祭酒觸王振怒幾不免乞致仕平生操行脩潔嚴以待人蓋剛方正大之士云 五月虜攻代州 處州賊陶得二寇武義縣浙江按察副使陶成禦之戰死得二先已招降既而復叛率衆來攻武義無城惟設木柵賊大至或勸成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麾兵與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蓋賊有潛入城為內應者兵遂大潰成策馬突陣死之事聞贈左叅政諭祭配享越國公胡大海廟廕其子

魯為廣東新會縣丞成廣西鬱林人初舉鄉試告就遠方授交趾典史以有守有為累薦至今職 立京營團操法于謙以京師兵馬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選摘輾撥號令不同兵將不相識或至誤事乃議揀選諸營馬步官軍一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總領每五千用都指揮一員每千又用指揮一十員把總每五百名用指揮十員分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常令在營操練統體相維兵將相識出征就令原管都督等官統領前去號令歸一行伍不亂團營之設自此始 南京禮部尚書王英卒初謚文安改謚文忠英字時彥金谿人平生直諒好規人過不為三楊所喜城固原 六月 薛瑄轉餉貴州 北虜使來議和遣禮部左侍郎李實等使虜先是也先以和議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叅政完者脫歡齎番文赴京請和是時韃靼政事皆也先專之其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



又少衆虜鼎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也先而弊則均受及欲和耻屈意而陰使阿刺等來言於是禮部會奏虜遣使迎復當從明日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群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首對曰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帝不懌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非出朕心于謙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答使盡禮紓邊患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群臣出太監興安復出傳旨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答王直面發赤厲聲曰豈可如此言今日群臣皆朝廷人一惟朝廷是用孰敢有不行者如是言之至再興安語塞既而陞都給事中李實為禮部左侍郎羅綺為大理右少卿充正副使以行勅書既下惟言報禮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遇興安被詬曰爾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實等遂偕虜使北行 秋七月朔 李實等起行十一月五日

先所營失八兒禿之地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明日引實等見 上皇進紵絲四疋粳米魚肉煤炒燒酒等物實等泣下叩頭畢見上皇所居者皮帳布幃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上皇謂實等曰比先我來非以游畋而出乃為天下生靈計躬率六軍征討迺北不意被留皆王振陳友馬清馬雲所致也及也先實有意送我回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荆關搶殺人後至小黃河及乾河屢欲送我回俱被喜寧阻住喜寧聞已凌遲處死陳友等不要饒他因問聖母及今上安好上皇泫然淚下既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實曰昔陛下錦衣玉食今服食粗陋乃如此因極言王振當日寵之太過以致傾危國家而陛下有蒙塵之禍上皇曰振夫敗時無人肯言此亦朕不能燭姦今悔何及也先宰馬置酒以宴李實實以迎駕之意告也先也先曰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

和不曾說接駕 上皇帝留在這裏是一箇閑人我還你每我千載之後只圖箇好名你每回去奏知務要差太監一二人及大臣三五人來迎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去呵或輕易了你每皇帝復再三言之十四日實等辭 上皇歸也先遣其右丞把秃同赴京復遣人同羅綺往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擾邊人馬時虜主脫脫不花普化可汗亦遣其平章皮兒馬黑麻來議和朝廷復遣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使虜報命是月壬子起行甲寅至懷來遇李實亦至丙辰實等至京奏請使臣奉迎不許文武大臣上章懇請遣使亦不許帝問李實也先講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虜人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願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離家駐邊上日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帝曰待楊善回來再定奪八月 丁卯楊善等至虜營也先見善等至甚喜許送 上皇還京有平章昂克問有何禮物來迎皇帝善曰太師仁義克爾

天道敬我君父故送還豈為財物乎此舉萬代瞻仰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太師愛錢了也先曰都御史說的是昂克說不合理我只圖箇名後世耳也先復問善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位於弟正與堯舜一般明日善等見上皇于伯顏帖木兒營又明日也先設筵宴請上皇至其營餞行善等亦侍飲也先曰都御史坐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好禮數又明日伯顏亦設宴與上皇餞行又各設筵宴與使臣送行癸酉上皇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率兵護送乙亥日過野狐嶺丙子至萬全右衛演武亭駐驛丁丑宣府南城東駐驛戊寅仍駐宣府 下千戶讓遂榮詔徵時上皇已入塞朝廷猶以虜情多詐為疑禮部連日會奏議奉迎禮未定遂榮寓書於學士高穀言奉迎當從厚大畧謂上皇之出非存畋無益為宗社計耳今都人一聞駕旋

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上皇也今日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洗殺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耳胡濙欲封進庶見朝野同情以感動上心都御史王文止之陳循見之恚甚言遂榮非分請治其罪遂下錦衣衛獄尋會赦得釋 已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群臣同禮部 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朝退多官集會議所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為來耶黠虜豈誠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為來耶衆素畏文聞此皆相顧無復有言者胡濙獨具儀注送內閣 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丙戌百官迎于安定門 上皇自爽安門入今上迎拜上皇答拜各述授受之意推遜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官階座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劉定之曰聖朝承平既久豐饒潛滋內而姦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

亘古所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厚德以順其化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乾坤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雖然聖神相繼于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于制治保邦之良圖也 王鏊曰英廟比符蒙塵虜人悔禍旋奉駕歸此自古之所無也固國家國勢之強亦人事有以中其機會是時邸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謝之曰中國有主矣虜人抱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所以汲汲來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魯成公時晉人執鄭伯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晉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於是諸侯伐鄭鄭伯歸 按建文時節義之士相踵視死如歸至正統景泰間未五十年也土木之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豈亦建文末年摧抑太過而士氣不無少挫抑噫此士氣之所以當培植也 苗束致仕 刑部右侍郎江淵兼翰林院學

士直文淵閣鎮守雲南兵部侍郎侯璉進兵部尚書卒先是貴州饑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時普定圍急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為前鋒自將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普定卒命保定伯梁珪右都御史王來督同叅將都督方英陳友等征勦湖廣貴州等處苗寇先是靖遠伯王驥與都督官聚張軌等還自楚川即命征苗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重賞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久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朝廷乃以珪等代之先是求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幾至變亂至是發兵征湖貴及廣東西諸處寇盜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

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金亨揚洪率師分道出紫荆居庸巡哨大同宣府是月翰林侍講學士劉鉉主考順天府鄉試及揭曉第一人劉宣乃盧龍軍士也同事者欲更之鉉爭曰朝廷立賢無方不可乃止時論譴之九月改江淵為戶部右侍郎進商輅翰林學士冬十月以王驥為南京兵部尚書總督機務十一月上皇萬壽聖節禮部尚書胡濙等請羣臣朝帝詔免朝南京吏部尚書魏驥進表至京以老乞骸骨許之內閣陳循驥考試時所取士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驥不從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也私事安得善終十二月

胡濙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不許荆憲王請

朝上皇不許陳鑑王文下獄尋釋之南京國子祭酒陳敬

宗致仕革提學憲臣

二年春正月上皇在南宮命右僉都御史王竑巡撫兩淮

諸郡時徐淮人饑民死相枕藉竑至畫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竑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官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鬻子女者贖還之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以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擇醫四十人療之死者給以棺為叢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君子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云 勅御史練綱巡視兩淮鹽課自是權貴中鹽者斂戢 調兵部右侍郎項文曜為吏部右侍郎文曜媚附于謙每朝待漏時必附謙耳密言及朝退亦然行坐不離時以文曜為于謙婢妾內議患其黨比乃調文曜於吏部令午朝翰林院先奏事時翰林學士周叙上疏曰臣職叨班行伏見永樂洪熙宣德三朝臨御大班既退各衙門即於明上次第說事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幾不泄誠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立在旁於是

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對亦不敢盡言以釀成今日之禍宜令群臣依舊制輪流向前說事庶得吐露肝膽不從 按丘濬曰我祖宗以勤為治無日不朝而每口之間有早午晚三朝或再朝焉誠以自古禍亂之端皆起自蒙蔽蒙蔽之由起自上下之情不通上下之情不通起自君臣不相接見然徒接見而不相親問答猶不見也故聖祖御製大誥首篇以君臣同游為開卷第一義所以示萬世聖子神孫者至矣 二月 大理寺丞薛瑄乞致仕不允 三月 廷策舉人賜進士二百人是科鍾同馬文升余子俊林鶚楊守陳秦紘高明後皆以功名顯 都御史王來擒苗酋常同烈香爐山平 夏四月 詔顏子後裔希惠孟子後裔希文並授翰林世襲五經博士 文選郎中李賢上正本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欲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大畧言朝政闕遺有司利病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身心者或畧臣

以為陛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留中以時省覽詔付外既而給事中李侃等以灾異上疏謂李賢忠言宜賜採納乃復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諸左右禮部尚書揚寧見其奏歎息謂賢曰吾讀崇節儉一事殆欲下淚也時帝頗事聲色奢侈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令官人及宦侍爭拾為閔笑編脩揚守陳賦銀豆謠未及上京師傳之尚方承詔出豆驅良工顆顆約圓奪天巧幾函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瓊琅瓦灑金皆下萬顆珠走玉盤一天雨雹敲擊歸來生晚拾多盈袖金襦半墮羅裳綉纈得天顏一笑權拜賜歸來坐清豔聞知昨日大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羊灑金皆滿地春風別有銀蠶薄如葉拜刀剪碎盤中豆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蠶將銀蠶三斤解活取枯骸百萬月 江淵巡視淮徐諸郡 六月朔日食 四川巡撫李匡破草塘賊 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誅之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妄言帝怒殺中官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嘗屏人請卜者令

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犬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誠等言盧忠是箇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之情後追問忠果謂供養真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名聞四方正統間客游大同上皇既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既而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寅時在右亨幕下召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為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果敗去踰年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時率以為詐獨撫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

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反失奉迎之禮獨不為夷狄笑乎亨遂與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乘輿來歸 秋七月 尚書石璞兼大理卿總督軍務轉餉獨石 處州盜平析 麗水青田二縣地置雲和宣平景陵三縣 王來率兵討貴州賊 以薛瑄為南京大理卿 八月 巡撫南直隸工部尚書周忱乞致仕命戶部侍郎李敏代之忱在南歲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忱為人謙恭不立崖岸謀慮深長善採衆論征輸皆有常度遇屬郡有荒歉即以便宜行事撥餘米以補成數比官府織造供應軍需及馬草夏稅鹽鈔驛馬鋪陳歲辦該徵者盡出於所積餘米民賦歲輸外再無他役科率之擾諸郡縣學校先聖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為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盡括餘米歸之官於是徵需雜然而適負日多人益思忱之功 九月 以陳文為雲南右布政使 冬十月 浙

盜平

以孫原貞為兵部尚書鎮守浙江福建

以文選郎中

李賢為兵部右侍郎

以孫酒蕭鑑為戶部右侍郎與禮部左

侍郎王一寧俱兼翰林學士並入內閣參預機務 中書舍人

何觀調外任時觀辦事文淵閣奏言大臣如尚書王直胡濙等

正統中皆阿附權姦今此輩老僧不宜在左右及言此虜來朝

宜驅置于南方下科道者議以聞吏科給事中毛王為奏稿謂

觀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宜正觀罪等語同列林聰葉盛皆勸王

易稿不從盛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

曹看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之事乎球之死人至今以

王振馬順為恨此諸君所親見也雷霆之下萬一不測是我曹

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

乎王意解乃稍易數語奏上詔令錦衣衛杖觀調外任明日盛

道遇錦衣二鎮撫語及杖觀事皆曰彼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

是武臣猶知事體毛王言官顧獨覘望云 十一月 十二月

壬申三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也先遣使通好固邀我使往報  
言官以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執政謂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  
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脩內治朝廷從言官  
之議詔絕之令廷臣共議備邊長策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  
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  
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告  
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  
之長技無出於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  
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窓長六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  
後左右橫排銃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而二  
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  
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  
前火砲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  
策莫善於此 按春秋時晉荀吳毀車崇卒以致車戰法亡而

說者又謂漢衛青唐哥舒翰皆常用車戰以破敵則是其法猶  
未亡也但後來用車戰者不唯失利且車亦牽制難行三百為  
鷓鴣車謂其行不得也李賢余子俊丘濬猶陳車戰之利者豈  
亦未嘗試與 二月 也先攻收晉化可汗來獻捷 進江州  
為吏部左侍郎蕭鎡為戶部右侍郎 王翱為左都御史掌院  
事 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行政事優長屈在下僚及有文學  
才行堪授職任之士隱於民間及官員罷職委無贓犯重刑而  
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  
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 按當  
時罷職官員唯無贓犯重情其有可用者並聽舉用自嚴氏擅  
權遂以考察中傷善類倡為不許舉用之說自是玉石不分一  
犯宰臣之怒者皆禁錮終身矣 三月 有星孛於畢 彭特  
復為翰林侍讀 虜寇廣寧 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叅贊宣府  
軍務總督邊儲秉既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耕種



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餉充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米朝  
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  
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  
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是 夏四月  
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中葉盛為  
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  
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  
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八  
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  
舊盛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  
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苦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  
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以賑給歲亦屢登 學士商輅上  
言邊務訪得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將口外附  
近各城堡膏腴田地占作莊田其諸空閑田地又被鎮守總

叅將并都指揮等官占為己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  
且守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祐皆有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  
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  
竭生民之力柰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按王鏊曰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  
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  
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卒坐困西羌唐韓重華  
營田之利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百  
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人以為不可行  
者何哉鏊之此論誠當今之急務也 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  
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內閣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  
銀一百兩命廷臣俱兼宮僚王直胡濙兼太子太師陳循高穀  
于謙並兼太子太傅儀銘俞士悅楊善王文王翱何文淵並加  
太子太保江淵蕭鎡王一寧並加太子少師商輅進兵部左侍

郎兼左春坊大學士滿朝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黃玠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玠欲奪嫡陰謀使人殺瑠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發玠情罪置獄當死玠知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遣人赴京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等遂承上意覆奏及署名王直有難色循持筆半跪奉直直因而署之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中林聰御史朱英亦言不可然皆不能出一語爭之也聰退而語人曰唯吾抗議後聰尊顯諛者遂附會云 五月 上皇在南宮 甲午廢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大赦天下王直得所賜金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李侃陞詹事府丞林聰陞春坊司直皆偃然受之不辭黃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都督武毅以事降黜李棠看致仕 先是

帝意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為之默然蓋帝所言者謂見濟英所言者謂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陳循輩亦可以愧死矣 按南城之錮已昧子臧之節易儲之舉益滋衫臂之謀王直猶知愧死而委任權力之重如于謙者顧獨無一言天順丁丑之及恐亦不當獨罪徐有貞也 六月 岷莊王乞徙封不許 召征苗總兵官保定伯梁瑄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以苗寇稍寧故也 秋七月 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南廣軍務時兩廣寇作兩鎮將官互相觀望故命翱總督之 四川巡撫都御史李匡罷命侍郎羅綺都督徐海整飭四川軍務 太子少師王一寧卒一寧之入閣以中官王誠輩嘗受業報其私恩遂致顯融非士論所與也贈禮書謚文通 命侍郎李賢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庶官之不職者 按李賢曰洪英儒雅君子泊往浙江

考察為被黜者妄訴之且加謗毀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令致仕  
二三大臣雖知其故莫能扶持朝士皆後進不知其為人既去  
方惜之彼謫智者阿世同俗無所可否是非而因循以致高位  
世顧謂之能人噫此朝廷所以無任怨之臣而小人多致亂邦  
也 八月 熒惑晝見 九月 南京兵部尚書王驥致仕  
閏九月 立團營 冬十月 命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  
機務文初與中官王誠結為兄弟謀入閣嘗私以語高穀穀亦  
嗾陳循獨見寵任思有以間之乃疏請增內閣員數且云不拘  
繁劇衙門詔下內閣推舉陳循曰既不拘繁劇衙門則法司亦  
可乃舉都御史蕭維禎穀遂舉文尋改文為吏部尚書兼翰林  
學士直文淵閣 十一月己未朔日食 癸未客星見輿鬼  
十二月 清理鹽法 申飭薦舉

二十六卷終

憲章錄卷第二十七

景泰四年癸酉  
至五年甲戌

四年春正月 上皇在南宮 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  
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  
以稱之者命羣臣議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乃夷狄極尊之號  
今以稱也先則非宜若止稱太師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  
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 吏部尚書何文淵  
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實跡乞治其罪詔下文淵獄  
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  
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人益鄙之 按李資曰何文淵守  
温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召為刑部侍郎有餽金者却之好  
事者為立却金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自遂  
人亦未知其微也後以病乞歸正統末天下多事廷臣交章薦  
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其於擢用人才之際詭譎之跡

始露而臺諫公論皆不能容雖百計固位而攻之者益衆指其  
姦邪暴其情狀終於斥去其初廉於作郡者乃其于進之計也  
及立身一敗雖有喬新爲之子不能蓋其愆矣可不畏哉 增  
定各鄉試取士額數累朝以未漸增取士額順天應天府各一  
河南廣東皆五十名湖廣三十五名雲南二十名四川皆四十五名  
山西皆四十名廣西三十名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  
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山東各增三十  
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一十五名雲南增十名改侍郎耿九疇爲副都御史仍  
鎮守陝西以陝西左布政使許資言侍郎鎮守與巡按御史不  
相統攝文移輒礙故也時詔陝西市羊角爲上元燈九疇上疏  
畧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蘓軾諫止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  
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上遂止 二月 以王翱爲吏部尚  
書時吏書缺 上命舉可稱任者練綱率諸御史上言左都御  
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操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  
持正不回此三人者擇而用之庶能品藻人才追蹤王直於是

召翱爲吏部尚書翱嚴加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託一時任  
使並稱得人 二月 以軒輓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尋丁內  
艱歸 夏四月 五月 歲星晝見 王文以憂去 六月  
秋七月 召大同總兵定襄伯郭登還朝先是登上疏曰往者  
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官無廉耻惟肆貪婪釀成汚濁之風致有  
夷狄之禍又曰虜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度倘或渝盟則大  
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  
似前日手足無措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正欲大興屯  
田以病召還 八月 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圍營軍士林  
旣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  
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  
即今之胡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  
旋繞悉聽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  
翼以授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爲奇兵張左右翼以

授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楯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皇帝命風后爲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効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其法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安交趾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於工作之事其脩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宇皆大著勞績平生所受賜子悉出私帑歸之

者聽令存之太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稱受顧命而出復命定西侯蔣貴充總兵官靖遠伯王驥兼兵部尚書提督軍務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旣敗走緬甸大軍還復出爲寇命貴驥再督諸軍征征之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之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於師功貴驥歲祿各三百石按李賢白麓川初叛適王振棟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陪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无辜十數萬且以爲功驥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半於前麓川不如中因一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

民人以驥為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 十一月 十二月

八年春正月 以王直為吏部尚書王英為禮部左侍郎馬昂

為刑部右侍郎 二月 三月 夏四月 雷震俸天殿鳴吻

詔求直言 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其一勤聖學以正心德其二

親政務以總乾綱其三別賢否以親正士其四選禮臣以隆祀

典其五嚴考覈以督吏治其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

以蘇人勞其八定法守以杜下移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

脩武備以防外患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

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為禮德清啣之會球上疏乃激

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

初張太后與聞國政三楊居輔弼凡朝廷大事三楊處分數

年政治清明自太后崩楊榮卒楊士奇以子稷之故堅臥不出

惟楊溥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後進皆委靡不前於是內閣之

柄悉為王振所攘生殺予奪盡在其手去大臣之不附已者

儀制即中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

尊臨非皇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覓疏即日罷

行之是虜也先殺其主而併其眾浩請棄虜使未還出其不意

調遼東陝西諸路兵征討疏雖不行識者壯之 時又有太學

生西安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脩大隆興寺極為壯麗車

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之得禍若梁武帝者足為前

車之鑒請自今凡內臣脩蓋寺院悉行拆毀以備倉廩之用勿

復與作万世之法也時不能用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

二百餘區大臣諫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時名震中外 五月

下禮部郎中章綸及御史鍾同于獄時所立皇太子見濟遺

疾殤鍾同手疏請朝南宮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

刘廣衡廣衡止之以諷胡濙濙縮頸不敢對曰作死作死同不

聽竟上之下禮部會多官議適章綸疏陳脩德弭災十四事其

一謂太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

封是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臣朝見于南宮以啟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當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於儲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和氣可致天意可回冥治可消矣時疏入帝覽畢大怒日已愼宮門閉乃傳旨自門隙中出命錦衣衛即刻逮綸入獄拷訊又明日併鍾同逮治日加榜掠流血被体逼令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復加炮烙之刑窮治慘酷濱死卒無一語他及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密勅錦衣衛緩其獄令囚禁終身時兵部覲政進士常熟楊集以書上干謙各曰姦人黃琬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脫脫死之計平公等國家柱石乃恋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止同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柰清議何謙以書示五文文曰書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集為六安州知州進士選知州始北時有給事中吳江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

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於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為雲南衛經歷尋謫戍鐵嶺衛齊庶人賢懌谷庶人賦愀移置南京六月

加王文少保東閣大學士秋七月勅儒臣纂脩宋元綱

目復勅禮部纂脩天下地理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分詣天下蒐採詔頒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擇其中善可為

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最切要者三四事集為鑑古錄上之奏言前代聖賢之君事跡浩漫難於徧覽今特錄堯舜而下二十二君每君擇取所行之最善者數事集為一帙臣於每段之後畧為解說數句欲陛下易於覽而行之兼此二十二君之善而有之則功德之隆真比於堯舜而尤祖宗矣帝覽此疏問中官王誠等曰此奏欲何為誠對曰欲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八月九月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王怒為揚州

知府謫福建巡按御史練綱為邠州判官再從甘州前衛經

歷時福建官臺山民聚為盜網趣兵捕其渠魁而釋其脅從於  
 是與諸司相忤按察使楊珣奏其縱盜當道亦多忌網遂致迂  
 謫網適遭父喪自是遂不復出矣 是年致仕工部尚書周忱  
 卒年七十三謚文襄忱吉水人字量恢弘才識通敏蒞事精勤  
 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破去崖岸開心訪納是以集  
 眾思廣忠益而成軍國之務或又以其未免徘徊於王振之門  
 短之此其苦心之所在亦未免招物議云

不... 目... 叶王文... 齊燕人... 入... 置南京... 六月...

各... 業...



